

[台湾] 司马翎 著



群益堂

[台湾] 司马翎 著

望断云山多少路

望断云山多少路

〔台湾〕 司马翎 著

*

群益堂出版·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63号）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2插页 190 000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 000

ISBN7—80540—018—0

I·15 定价：2.80元

内 容 提 要

望断云山多少路 本书由两个故事组成，“望断云山多少路”叙述公门神捕沈神通为追查大江堂堂主严温的罪案，不幸被手下何同出卖，几乎丧命。严温与麻雀本是同胞兄妹，互不知情之下，却发生暧昧关系，以致麻雀有了身孕，但却嫁祸于沈神通，令沈神通被卷入错综复杂的纠葛之中……

江天暮雨洗清秋 本故事叙述沈神通离开麻雀之后，到处找寻娇妻马玉仪及爱子沈辛。他寻到了马玉仪故居，却已人去楼空，马玉仪母子人影杳然。沈神通惆怅之余，唯有追踪下去，并意外发现公门同仁曹朔因退休返归桑梓，家罹大祸，连唯一的女儿曹月娥也被无赖张牙郎拐走。沈神通见义勇为，与张牙郎等展开一场激烈的搏斗……

目 次

望断云山多少路

相怜一爵酒	千古恨难消·····	3
虽将军难免	看翠带拂花·····	32
自惜好身手	鼠辈却横行·····	58
消沉二十年	居然见天日·····	94

江天暮雨洗清秋

人间春满后	一叶报秋来·····	135
郎心竟如铁	报应在眼前·····	155
千里送美人	花落嗟无主·····	182
愚人常口说	智者却心行·····	211
劫多人命贱	言重黄金轻·····	255

望断云山多少路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相怜一爵酒 千古恨难消

茫茫江水千古无语东流。

但充满仇恨嫉妒邪恶的人世，却波啸澜涌，永无片刻和平静止。

江边那幢屋子外表看来很宁恬安静，甚至屋中人都都表现得有情有礼，但事实上……

马玉仪美丽脸庞泛起红潮，却显得更娇媚更醉人。

晚饭时她只喝了一杯酒，酒是从前沈神通特地在绍兴花了银子和人情买到的“女儿红”，那琥珀色液体溢散着诱人的酒香。

马玉仪虽然只喝了一杯，但直到如今（她已经坐在何同床边，因为何同梦魇哭泣之故），她仍然浑身发热，所以她衣服穿得很少。

所谓穿得很少，并非三点式暴露肉感装束，而只是一件宽松软薄外衣。这件外衣虽然足以遮掩全身，可是当她坐在床边，当何同脸揉贴她大腿和怀中时，软薄外衣不但不能产生遮隔作用，反而很容易掀起翻开，以至裸露出雪白丰腴而又香暖温嫩的大腿。

何同的胡子扎刺于她大腿白嫩皮肤上，使她更感燥热。

她本不想发生这种情形。她原是把何同视同子侄或者兄弟。但现在她却只能把他看做男人，完全忘记他应该具有的身份，也忘记了自己的身份。

何同轻而易举地将她“摆平”。当她躺在床上时，甚至还自动脱下外衣，一脚踢落地上。

大江的风声浪声也遮掩不住他们的叫唤呻吟。何同动作疯狂有力，看来很清醒，一点不象刚从梦魇醒过来的人。

短暂的感官刺激欢乐瞬即消逝。何同裸卧鼾睡，一下子睡得非常酣熟。但马玉仪却刚好相反，她瞪大眼睛望着黑暗，眼角滴下泪珠。

就算是明知沈神通已经被杀已经死亡，她也绝不会爱别的男人，更绝不会自动献身。可是为何刚才那么疯狂热烈？为何会做出完全违背自己理智心意之事？

她痛苦寻思好久，忽然想到那杯酒……

任何人看见沈神通的样子，都会暗暗赞他一声，他不愧是公门“强人”。

以他所受刀伤之深之重，别人老早魂归天国，但沈神通仍然活着，甚至看来已经强壮得多。

他忽然发现这间石室非常宽阔，由他床边走到铁门至少也有二十多步。若论牢房这一间，大概是天下最宽敞的了。如果牢房内发生斗殴（当然绝不可能，因为石室内只有他一个人）事件，最少也可以容纳三二十人混战。

沈神通潜心推究其原因。结论是这一间石室根本不是用作囚禁犯人之用，很可能一直是供守卫们休憩歇息之用。否则铁门上怎会设有铁闩？怎能从室内闩住铁门？又怎可能

是门上有另一方格得以由内边打开向外窥视？

横竖无事可做，所以不妨驰骋想象。

——为何严温不将他囚禁在别的石室？莫非真有和解之意？

——这间石室既可由内门扁，莫非另有秘道可以通出地牢？

——眼前我伤势严重是一大危机。我虽然已有反击妙计，但可惜麻雀已经被严温俘虏，所以不能托付她。但除了她之外却又没有别人可以托付。谁可以帮忙跑腿呢？

——那七个被囚多年的高手，真的精神已经崩溃已经错乱？

如果他们仍然正常，毫无疑问可以变成一举击垮严家的主力，但可惜……

不过无论沈神通怎么想法，无论他有多少条妙计，他的肉体却完全无能为力，连坐起来都不行，更别说离床下地奔跑行动了。

沈神通轻叹一声，第一次神智清醒地小心观察石室。他虽然不能走路，但眼力仍然锐利，再加上机关埋伏之学的修养，经过测算观察，也有了结论。

现在他只须用手敲敲几处地方，从声音中就可以断定有没有秘道？如果有，他敢保证连门户开关枢钮都可以马上找到。但这间石室究竟有没有秘道呢？

他飘忽无羁的思想忽然飞到茫茫大江边。

马玉仪那娇柔美丽的脸庞，长长乌溜的头发，还有那深沉而又晶莹的眼睛。当然还有他们共同的小宝贝小沈辛胖嘟嘟红扑扑的小脸蛋……一古脑儿都浮现在眼前。

为何人生中那么多苦难？

为何没有快乐幸福时，苦难不见踪影？但当你得到快乐幸福时，苦难和不幸却也到了你身边？

坚强的男人自是不会落泪，尤其是天下公门中的“强人”。只是这一刹那沈神通已知道他其实很软弱，那恐怕是因为“命运”太强之故。

所以他很费力举手擦拭脸颊。他纵是软弱，却不想被别人发现……

富丽堂皇温暖舒适的密室内，洋溢着使人脸红使人心跳的春意。

麻雀白皙光滑的身体，以及无忧无虑青春四射的笑容，再加上潇洒的严温，竟使秋天变成了春天。

严温想大声唱歌，可惜他从来都是“听”，而从未“唱”过，所以他只能想想而已。

麻雀抱住他，用温暖柔滑肉体厮磨贴紧他。声音中充满快乐，梦呓似地道：“这么美好日子我活一天就心满意足了。”

严温声音中也无限温柔，温柔得近乎尊敬崇拜：“我也是。你使我第一次觉得自己真的正常活在世上，难道我真的爱上你？”

麻雀道：“我也问过自己，如果这就是爱情，我为何不早点爱你？”

严温柔声道：“别再想起从前的日子，我们计划一下将来，我决定娶你为妻子，我知道你会同意的，但鸡婆婆呢？”

麻雀道：“她就算现在不同意，迟早也得同意！但你真的肯娶我么？”

她满身满心都塞满甜蜜快乐，她其实并非不相信严温，只不过她想多听一次，以便更加快乐更加甜蜜。

“我不但娶你，还要一辈子对你很好，比对谁都好。”

麻雀不象小鸟，却变成一条白白的蛇，缠在严温身上。
“我快乐得快要死了，你呢？告诉我，你呢？”

严温没有回答，那是因为他正要回答之时，忽然发觉麻雀全身僵硬冰冷。她何以从白蛇变成朽木？唉，一定是鸡婆婆。

严温不觉也有点心怵地转头望去。却想不到猜错了，不是鸡婆婆而是哑女人。

麻雀道：“我知道她是你身边的女人，但她不应该大胆得打扰我们，她吃醋么？她生气么？”

严温一挥手，一道细长的黑影闪电飞出。

那是搁在床头的一条细长的皮鞭。皮鞭卷起哑女人身体，使她飞越五六尺才摔回地上，还发出清脆鞭子抽打的声音。

任何人也看得出哑女人疼痛非常，何况她宽大轻柔的外衣翻起，露出里面赤裸丰满的躯体，也露出深红色的一道鞭痕，由左乳房到腹际，非常夺目。

她躺在地上疼得全身颤抖。但她眼中竟找不到丝毫害怕恐惧，只有奇异的眼神光芒。

严温道：“你如果不怕我的鞭子，那么每一回我跟麻雀在床上，你都可以闯进来……”

他手起鞭落，“拍”一声，哑女人白白肌肤上又多了一道红痕。

她显然疼得颤抖甚至痉挛。严温嘿嘿而笑，忽又给她一鞭。

麻雀忽然惊讶道：“你……你干什么？”

她不是说严温鞭打哑女人之事，而是严温忽然显露惊人威风，将她压在下面。

但有哑女人在场，而且正在鞭打她，他难道毫不分心？难道不顾忌？难道可以当着哑女人的面做这种事？

严温用动作回答她……

晚饭由鸡婆婆和哑女人一齐送给沈神通。

因为鸡婆婆必须替沈神通换药包扎，听她的埋怨，显然麻雀不知野到什么地方去了，所以叫哑女人帮忙。

换药之后鸡婆婆说道：“你今晚如果不发烧，就可算是渡过危险期了。”

“但还要多久才可以起身？多久才可以行动？”

“至少要一个月，就算‘大自在天医’李继华替你医治，最多提早十天八天。”

哑女人站在一边，她不能说话，所以只好听着。

鸡婆婆突然想起什么事，忽然暴躁起来道：“哑女，你来喂他吃饭，我去找严温看看麻雀不在他那边。”

哑女人等她出去了，才立刻奔到室角扯动一条红丝带，然后回到沈神通床前，手法稳定温柔地把他扶起一点，用枕头垫住。这样喂沈神通吃饭时较易吞咽下肚。

沈神通吃了不少，也感到气力恢复不少，便道：“我知道你是严温身边的女人（这句话说得跟麻雀一样，但他们却都不知道她是昔年江湖大剑客‘天孙织锦、金刚无敌’易东风的女儿。而她正是为了严北杀父之仇而来到严家，只不过岁月推移而又作茧自缚，以至爱恨界限渐泯俱淡）。你明知麻雀是

在严温那儿，如果被鸡婆婆发现，必定有一顿打骂。你可以稍泄心中的不满，但你为什么还要通知他们？”

哑女人想了一下，轻轻叹口气。忽然，她把身上那件宽松柔软的外衣拉起来，一直拉高到颈子。于是从颈子以下那丰满雪白峰峦起伏的诱人裸体，立刻呈现在沈神通眼前。

以沈神通现在的情况，纵然最淫荡的女人也知道引诱他完全无用，所以哑女人当然不是对他施以肉诱之计。

沈神通用欣赏眼光浏览这副肉体，好一会才说道：“好漂亮的身体，但可惜有五条鞭痕使人分散注意力。难道是严温留下的痕迹？当然一定是他。但你仍然帮他，为什么？又为什么给我看？”

哑女人放下衣服，于是锁起使男人心旌摇荡的春光，她又象一朵彩云般飘滑到门口；向外面瞧一眼，才飘回床边。不过手中却多了一张白纸和一支削得尖细的炭笔。

她既已哑不能说话，要交谈当然要靠纸笔才行。

沈神通却阻止她写字，道：“不必用纸笔，请用手语，我看得懂，如果还表达不出我也会猜，你不妨试试看。”

哑女人把纸笔放在几上，迅速而清晰地打了许多手势。

沈神通说道：“你很痛恨那个叽叽喳喳的小鸟，啊，就是麻雀，你也恨严温，你恨得想杀死他们。”

哑女人又比手势，软薄外衣下那对高耸挺起的乳房跌宕摇颤，这种景象能使任何有情欲的男人为之目眩神摇。但刚好沈神通现在绝对不会有一丝一毫的情欲（他能振得起精神讲话已经很不错了）。所以沈神通没有遗漏她任何手势。

他读出手势的意义说：“你说严温和麻雀已经成为一体，所以你很气很恨。

“你说鸡婆婆发现了也没有用，最多骂几句就没有事了，所以你不让鸡婆婆破坏你的计划。

“你说你很难杀死他们，所以打算帮我逃走，让我将来对付他们。”

哑女人停止手势。沈神通沉吟一下，又道：“我不同意。因为我不一定能活下去，但如果鸡婆婆医好我又放我走，我就必须守信用不再找他麻烦。”

哑女人静静地望着他，眼中闪动着奇异光芒。

“你不必动杀我灭口的念头，”沈神通马上察觉了危机，赶快说道，“因为我就算不逃出去，也有办法对付他，甚至比我亲自动手还可靠。

“我当然要告诉你怎么做，你只须替我送一封信给南京一家绸缎庄，就会有人立刻依照我的计划进行。

“现在，许多江湖一流高手聚集南京。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个人有银子也请不动他，但我却可以使他们纷纷找上门来。他们要找的人当然不是严温也不是找我。但由于我的计划，所以他们决不相信他们要找的人不在此地，他们一定会坚持要搜宅。问题就由此而生，因为严家绝对不准许他们搜宅。

“原因是除了面子之外，还有这座地牢。如果被人搜到我已经很不妙，何况这儿还有几个人已囚禁了多年，这几个人身份非同小可，若是泄漏出去武林立刻为之轰动。

“所以大江堂三香五舵以及其他高手一定奉命硬干。这些党羽若被剪除，严温、麻雀、鸡婆婆也不能不出手。

“就这么简单，大江堂就算不是从此冰消瓦解，也一定实力大为减弱，变成普通江湖上的小帮会，这种结局在公在私都最好不过，你肯往南京走一趟么？

“我知道你一定要问那个能使无数一流高手都来找他的人是谁？他就是‘海龙王’雷傲侯。但其实真正对象还不是他，而是‘血剑’严北。”

哑女人眼中露出奇怪的表情。

沈神通道：“你眼角挤出的浅浅皱纹，以及唇角微微下垂的线条，已经透露你内心强烈的焦虑惦挂，难道你也是严北的女人？”

哑女人徐徐俯低头，叹了一口气。

沈神通道：“你知道严北有双重杀身之险，一是与‘刀王’蒲公望决斗，如果败北，当然是连命都没有；第二重是‘人面兽心’陶正直的可怕陷阱。因此一提到严北的名字，你就禁不住焦虑惦挂了。”

哑女人后来在门口把风，让沈神通写信。

这封信写了很久才完成，但哑女人拿到手里一看，纸上连一个字都没有。

事实上不是没有，只不过整张纸都是数字而不是文字。哑女人完全不明白这些数字代表什么意思，所以等于阅看一张白纸一样。

沈神通显得筋疲力尽，声音很衰弱，道：“此信就算被鸡婆婆搜到，也不能够证明你有任何图谋。唉，我一定已认为自己无法康复，已经没有亲手收拾严温的机会，才会借助武林同道力量削弱大江堂势力。我如果调集官军大举进攻，虽然也可以重创大江堂。但那‘三香五舵’等首脑人物必定逃掉，然后野草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哑女人悄然出去了。

沈神通觉得越来越疲倦，尤其是信中嘱托南京绸缎庄林

掌柜送银子给马玉仪做生活费一事，顾虑一去，他似乎失去支撑求活的力量。

四周似乎变得朦胧昏暗。

“极力苟延残喘实在很累人，我好想就此一觉睡着。我好象已没有放不下心的事，也没有必须抗拒的理由，而事实上我实在太疲倦了……”

他眼睛缓缓闭上。眼睛闭上并不要紧，任何人都应该借助睡眠以恢复体力，问题是他已办妥后事，好象已经可以放心，因而求生苦撑意志忽然消失。

所以他这一闭眼，恐怕永远也不会回醒。

人类在某些艰危关头，意志和勇气往往变成最重要的因素，精神的力量往往可以使肉体渡过种种难关。

但沈神通居然没有一瞑不视。他虽然闭上眼睛，思想仍在活动。他这时想起的是被囚在石室多年的七位高手。他实在不应该就这样舍弃他们置之不理。“血剑”严北非法私囚这些人竟达十余年之久。他如果不知道也还罢了，但既然知道岂能不管？

“正义”、“公理”等等抽象观念都居然变成血液中的氧气，也变成意志的养份。沈神通沉重地叹口气，忽然跌坠于甜睡中。

第二天早上，沈神通居然会回醒而没有长眠不起。

再过两日沈神通身体显然好得多了，当然这只是比较式的说法，所谓好得多只不过比奄奄一息来说。事实上他伤势仍然严重，若是普通人恐怕已经活不下去了，但沈神通这时居然可以自己挪动身子，而如果他不怕伤口迸裂的话，甚至